



【第三只眼】

你不必为拿杨绛先生装腔调而羞耻

□王昱

但正是这种稀缺性，给了姑娘们用《圣经》显示自己品位的动力。在这种沟通中，其实双方都明白对面这位压根没读过《圣经》，但谈得一样兴高采烈——这种约

定俗成，我相信今天的人们在谈杨绛时，也是有的。

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，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后，《圣经》有了一些普及度时，它不再是装腔调的工具，而成了互撕的道具，欧洲突然冒出了十几种对该书的不同理解方式，为了文中的一个字眼的意思，互相掐架、打仗、拿人点天灯，撕得不亦乐乎。互撕的意外终止来自于该书的进一步普及，当福音书廉价到可以由传教士在教堂门口免费赠送时，人们终于连拿它互撕的兴趣也消失了，它彻底退出了装腔调犯们的视野，世俗时代到来了。

有关《圣经》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模型：对于一个文化符号来说，当其受众很少时，大多数人都喜欢以赞美或缅怀之来体现自己的高大上。当其受众范围扩大了一点后，人们秀格调的方式变为对该书或该人独到的见解，开始撕得不亦乐乎。再后来，当它彻底普及化，没有人再愿意谈它。按这个逻辑算下来，杨绛先生如今之所以在朋友圈收获了这么多缅怀，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读过她书的人还不够多。

自《圣经》以后，无数文化符号完成过这种三级衰落，而所谓文化，其实就是这个过程的一再重复。当那么多人都把书买来，放在书橱里基本不看，然后再为书里面某个龟毛兔角的细节争得面红耳赤时，他们就间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——至少成功把书卖给他们的书商们是这么想的。

读者如此，作者又何尝不是？就拿杨绛的老公钱钟书先生来说，我就不相信他写《管锥编》的第一动机是为了告诉读者点什么，从那本大部头的第一页起你就能够读出一种炫耀——那是

一种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于其占有的知识的炫耀，那种密集的掉书袋好似土豪拿钱当柴火烧，或者公主拿牛奶洗澡。虽然不像后两者那般恶俗，但炫耀毕竟是炫耀。说得不好听点，其实也是在装。

至于杨绛先生本人，不少人夸她性情淡泊、气质如兰，这份淡泊似乎是对人类罹患已久的装腔调病的很好的救赎。但如果你真的买来杨绛的东西读一读，会隐约感觉到这种淡泊是我等凡夫俗子不能学的。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必然和他的阅历分不开，而杨绛所诞生的那个家庭环境，恐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中国人才能享受到，她后来所受的教育，她与她先生的邂逅与结合，他们一家对“无用之学”的热爱，没有这层知识贵族的底色都绝对不可能成立，而正是对于这层底色的反思，才成就了杨绛的淡泊。换而言之，杨绛的淡泊是一种大小姐进化为女学者后的淡泊，它对百分之九十九的芸芸众生没有多大价值。因而，在杨绛先生的众多著作、译著中，带有自传性质的著述本应是最不具有普世意义的，但讽刺的是，号称读过杨绛的大多数人却偏要说自己获得了这位先生很大的启发。此情此景，我们只好认为大家都在瞎起哄，这恐怕也是装的一种。

是的，写书的人，读书的人，没读书的人，其实大家都在装，只不过装的方式各不相同——装腔调的动机根植于我们的天性中，我们天生想要寻找一些自己本来没有的东西，来完成自我的“价值展示”，这个机理跟孔雀开屏没什么本质区别。所以不要试图阻止和谴责别人装腔调，因为你自己也这么干着，它就是人的本性，本性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。

【有点意思】

女神，笑一个

□韩松落

这几年的电影市场，最好卖，也最稀缺的，是哪种电影？喜剧，尤其是爱情喜剧。但和爱情喜剧同样稀缺的，是能够出演喜剧的女演员。

《来自星星的你》大热的时候，有过类似的讨论：内地女星，谁能演千颂伊？分析一下千颂伊的形象要点，不外这几个关键词：美貌、适当的演技、都市气质以及轻喜剧气质，几个条件里，最容易达到的是美貌。所以网友大方列出若干一线女星，单以姿色论，她们当中任何一位，都可以超过全智贤。

但说起都市气质和轻喜剧气质，我们却有点犹豫。我们的女神们，多半欠缺一点喜感，欠缺一点轻盈。的确，时代发生了变化，以前，人们常常把悲情和厚重联系在一起，女神往往是悲情女神。但这个物质丰裕的时代，人们更愿意追求轻盈快乐的事物，期待和解、圆满。轻盈已经成为城市气质的必要条件。有喜感的女明星，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全民女神。

不是硬喜剧范儿，不是宋丹丹、吴君如那样的，而是梅格·瑞恩、詹妮弗·安妮斯顿、德鲁·巴里摩尔这样的，只是有喜感，而并非硬桥硬马的搞笑，让人看到她们就觉得轻松自在，愿意放下一切戒备。但那种轻盈的、有可信度的喜感，又非常难得，可我们已经有了那样多的摩天大楼，也该有同样多的轻盈魄魄。

第一位当数姚晨，她的喜感是毋庸置疑的，她的成名作，就是经历了十年时光依然让人无法忘怀的《武林外传》，她凭借郭芙蓉一角一战成名。后来的姚晨，出演诸多票房大片，成为联合国难民署中国亲善大使，荣获世界经济论坛“水晶奖”，当选2016年“全球青年领袖”，但人们最念念不忘的，还是她那种带点喜感的、具有亲和力的角色。从她写的博文来看，她是那种内心深沉的女人，喜感恰恰需要这种深沉垫底，一味飞扬的喜感只会让人不耐烦。她又是学舞出身，肢体条件优于别的演员，完全能够适应喜剧的夸张动作。演技派足够多，美貌偶像也足够多，但喜感女明星非常稀缺。希望有一天，她重回往日阵地，贡献几个让人嘴角上扬的角色。

不能不提汤唯。成名作是《色·戒》这件事，让人们永远用文艺的、郑重的眼光看待汤唯，但事实上，汤唯的喜感才是她最大的优势。早在《月满轩尼诗》里，她就显露了她的喜感，她扮演的爱莲轻松活泼，活脱脱一副不知人间疾苦模样，也正是这种模样，才能唤醒张学友扮演的那个昏睡不止的阿来。真正让她在喜感之路上跑起来的，是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，《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》又延续了她的这种喜感，也许，这才是最适合她的路数，也是让她摆脱“离开李安就失色”评价的最好方式。

当然还有杨子姗，《致青春》虽非喜剧，却发掘出了她身上的喜感，接下来的《重返二十岁》，彻底成了她的个人秀，又搞笑又要跳舞唱歌，这种人物设定，非她莫属。还有李小璐，她是凭借清纯形象出道的，但她出演的许多剧，通常都是走轻喜剧路数，从演员、剧情到配乐，都是轻喜剧作风，李小璐渐渐被染上了喜感，清纯形象和喜感之间，渐渐有了共振，而且毫不违和。

最值得期待的，或许还有张天爱，《太子妃升职记》里的太子妃张芃芃既有风月无限，也有鸡飞狗跳，而张天爱却轻松胜任了各种反差，把这个角色演得绝色惊艳又有喜感。剧集播出之后，她到处示范撩妹大法，忽男忽女，已经成为观众心目中此类角色最佳代言人。

她们身上的那种轻盈、那种有可信度的喜悦，才是城市的魂魄。仅仅有她们几个，够吗？还不够。那样多的摩天大楼，也该有同样多的轻盈魄魄。所以，建议艺考考官，在以后的考试中加个项目：“姑娘，笑一个！”

【所谓潮流】

网络直播哪来的魔力

□俞耕耘

么：吃饭、换衣服，还是睡觉，甚至“造人”、自杀？当直播不断摧毁道德伦理“下限”时，私生活走向了公演，禁忌经验演变为仪式。

想看什么就有人播什么，有利益的变现就有无穷的花样翻新。这种所谓的“内容创业”，单纯依靠广告分成和粉丝埋单的金钱刺激，最终不免成为鲁迅笔下“看客”围观与窥私癖好的当下演绎。只不过，当年麻木不仁的看客被批量生产出来，“进化”成空虚寂寞的粉丝。而当年“被围观”杀头的烈士呢？现在替换为作秀与吸金的“主播”。历史总是有着不近人情的吊诡，鲁迅所言的国民劣根性直到现在也始终未见“长进”。这是多么奇怪的“物种”：他们花钱观看别人的闲事，听别人的闲话，对家人和自己却冷漠视之。

这种怪圈看似不可理解，却暴露出当下社会暗藏的平面化（丧失内在深度）、同质化（放弃自我思考）和摒弃意义的危险性。“直播化”思维是一种功能强悍的系统机器。主播不再是个炒作的表演，而是有无数推手策划、营销的演出团队。它只是对中心化、权威性的一种狂欢化“反弹”，它也许根本不在意谁在播、播什么，

只要能冲击、能表演，目的就达到了。当人人渴望发声、表演和引领舆论时，自媒体时代也会陷入难以克服的“乱坟之冢”。这正如一批批行为艺术、观念艺术者，只能用空洞、无聊、乏味和颓废来反抗单一的权威声音。直播的全民化热潮，大多是因为信奉了“人人皆可成尧舜”，故“人人皆可成网红”的自慰逻辑。大批做网红大梦的年轻人，从来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：人人都当主播，谁来当观众给你打赏？这只会造成市场通行物（网红这一物种）的大量贬值。

直播，虽然只是象征性满足排遣“孤独、空虚、寂寞冷”的娱乐需求，却潜藏着令人纳罕的思维模式。“直播化”将成为一种日常经验的“新常态”。它不会只停留在主播们哼哼歌、说说段子、搔首弄姿、吃饭睡觉、毒舌吐槽这样的“小儿科”，它会向更多“深水区”蔓延，以更多样态呈现出来。直播庭审、要案侦查、公权监督就是有益的尝试。这也在预示人们：无孔不入的在场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同构。人开始微观地生活、透明地生存。没有走到未来，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进步，还是悲哀？

网红的专利，奇丑、怪诞、灵异、重口、非主流都已成为直播的“素材库”。事实上，你很难找到它火爆蹿红的出牌套路和门槛边界。

直播可能涉及低俗、暴力和色情只是一种表面的指责，更多的不安来源于它对人们确定性、规律性和可控性构成的挑战。它让直播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出现在画面里的是人还是怪、是狗还是猫，不晓得下一秒会播什